

荣格心理学导论

[瑞士]F·弗尔达姆 著

刘韵涵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沈阳

Frieda Fordham
Introduction à la Psychologie de Jung

根据法国 Imago 出版社

1979年版翻译

Richard I. Evans
Jung on Elementary Psychology
A Discussion between C. G. Jung

根据英国 Routledge 和 Kegan Paul

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翻译

荣格心理学导论

Rongge Xinlixue Daolun

〔瑞士〕F·弗尔达姆著

刘韵涵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印数: 1—11,12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烈恒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赵多良

ISBN 7-205-00280-X/B·46

定价: 2.90 元

出版说明

在研究精神分析学说中，弗洛伊德的名字与荣格的名字常常联系在一起，但对于荣格的学说体系，众多读者尚缺乏系统的了解和认识。现在，我们把《荣格心理学导论》介绍过来，意在弥补这一不足。

心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已逐步走向深入，作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说，无疑是我国心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重要参照。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国内已有不少译著，现在把荣格的学说翻译出版，便于读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这一理论的概貌获得一种总体性的把握。

荣格的理论，有自己的特点。他提出的内向型与外向型的观点，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他关于集体无意识的论述，则更具独创性；而他关于力比多是一种生命力的解释，则是直接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的挑战。但是，他的宗教的天赋观念论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截然相悖的，而且这种宗教意识广泛地渗透在他的心理学的研究之中。特别是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比如对希特勒的评价，虽然试图从无意识心理和文化的继承与延伸上去说明，仍表现出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显然是不足取的。荣格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复杂体，而这也多半是西方文化及其创立者共具的特

点。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严肃认真地加以分析，辨别，批判，吸收。这是我们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应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请译者写了前言，以期对读者理解本书内容有所裨益。

本书包括两部分，《荣格心理学导论》比较全面地概述了荣格心理学的理论体系，《荣格谈基础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家伊万斯同荣格的谈话录，以答问的形式介绍了荣格本人对自己学说的阐发和认识，可看作是对《荣格心理学导论》的一种补充和注释。将两部分合成一册出版，相互参照，互为补益，有助于读者深入全面地理解荣格的理论体系和内容。

译者前言

2
4
+
卡尔·居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是现代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也是西方文艺心理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荣格出生于瑞士，1906年以后他成为弗洛伊德一个最有名的弟子。1908年，荣格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直到这时，精神分析与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才正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重视，而荣格本人在1911年被推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任主席。但是，后来荣格由于不赞同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欲的作用，他把里比多解释为生命力，终于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独创自己的分析心理学 (Analytic Psychology)。本世纪20年代，荣格曾到非洲、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等地进行几次旅行考察，广泛研究了古代神话及祭祀仪式。他与宗教史及神话学家克莱尼 (Charles Kerényi) 合著了《神话本质引论》① (L'essence de la mythologie) 一书。可以说，除人类学外，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是促成神话批评的又一股动力。

1932年，荣格在苏黎士的联邦综合技术大学任教授，

① 已由本文作者译为中文，即将出版。

1944年他回到母校巴塞尔大学任医学心理学教授，60年代去世。他著作等身，影响颇大，西方各行各业的学者都尊敬和了解他。他所提出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则早已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

作为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家，荣格提出心理（psyché）有三个层次：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荣格指出，在人类的行为中，性本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在原始群体或部落中，饥饿驱力扮演着比性欲更重要的角色；在文明社会中，权力欲在许多人看来比性的满足更重要。除了这些连接人与动物的生物中枢本能外，遗传的集体无意识在个人后天行为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其次，荣格提出了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的著名观点。照此观点看来，内向性格的人喜欢沉思默想，自制力强，但比较孤僻、害羞，若患精神病，多半是强迫性类型的精神病；外向性格的人，好交际，适应力强，受客观现实而不受主观考虑支配，若患精神病可能发展成癡病。当然，并没有纯粹的内向型和外向型，它们是相对的。最后，荣格发展了一种至今仍有影响的词联想测验，作为测验有情绪障碍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心理冲突的说谎者的工具。这种方法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犯罪心理学、心理测量学等领域。

荣格不仅在心理科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上有很大影响，而且在文化、宗教、历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荣格最有独创性的理论无疑要算“集体无意识”理论。意思是说，自原始时代以来，人类世世代代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沉淀”在每一个人的无意识深处，其内容不

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普遍的，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因而叫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潜存于心理深处，永不会进入意识领域，于是它的存在只能从一些迹象上去推测；而神话、图腾、不可理喻的梦等等，往往包含人类心理经验中一些反复出现的“原始表象”，荣格认为，它们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并称之为“原型”（archetype）。荣格曾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解释说：

原始表象即原型——无论是神怪，是人，还是一个过程——都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形象，在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地方，也会看到这种形象。因此，它基本上是神话的形象。我们再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类表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以形式。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心理上留下的痕迹。

这里荣格强调了原型与“历史进程”、与“我们祖先的无数典型经验”的联系。也就是说，文艺作品里的原型似乎凝聚着人类从远古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其情感内容远比个人心理经验强烈，深刻得多，可以震撼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所以，我们见到艺术品中的原型时，“会突然感到格外酣畅淋漓，象欣喜若狂，象排山倒海的力量席卷向前。在这种时刻，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人类；全人类的声音都在我们心中共鸣”。而这就是“伟大艺术的秘密，也是艺术感染力的秘密”。正由于荣格用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明，艺术品是一个“自主情结”（autonomous complex），它归根结蒂不是反映作者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而是置根于超个人

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他成为西方文艺心理学中的一大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他的“原始模型”理论对西方文学的某些结构原理作出了合理的说明，使文学批评成为艺术形式原因的系统研究。

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荣格成长的环境及宗教家庭的影响（这可以从本书《导论》部分第八章“荣格谈自己——一部自传的梗概”当中读到），他对宗教作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宗教研究广泛地渗入到他的心理学研究中来了。《导论》的第四章，以“宗教与个人化过程”为题，就荣格涉及宗教问题的某些论点作了阐述。荣格的主要结论之一是人具备一种“自然的宗教功能”；心理的健康与平衡取决于这种功能的合理表达，也取决于这种功能的本能表现。虽然他也承认宗教教义是对无意识的原始材料进行加工提炼后的有意识的思想产物，但是，这与把宗教看作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是阶级统治的手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完全不同的。荣格进一步提出人的心理成熟的“个人化”过程，与这种“自然的宗教功能”的密切关系。荣格的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本主义哲学家 F·C·S 席勒就说过：

宗教显然是一个极难下定义或甚至极难描述的东西。因为它显然是比任何信条和任何神学都更大和更深一层的东西。它扎根于人类心里而形成我们心理本能的最重要的一种。因此，必得把它作最广阔的设想，即本质上作为为了适应我们心灵上的种种需要与渴望而须得

满足的一种要求。^①

而我国现代唯心主义者杨杏佛也说：“宗教是没有起源的，说宗教有起源便不是宗教的眼光，宗教可以说是和天地同时发生、同时进化的……。”^② 这些说法都可以归结为宗教的天赋观念论。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宗教是支配着人们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虚幻、歪曲的反映。^③ 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该对荣格的宗教观持批判的态度。还需一提的是，荣格对各种神秘事物如占星术、炼金术等的兴趣持续了整个一生，他还在汉学家魏列姆的帮助下研究了中国古老的炼丹术及其神秘思想。荣格写道，他发现“这些炼丹术士们的体验也曾经是我的体验，而他们的世界，在一个特定意义上也是我的世界……我找到无意识心理学的历史对称物了。无意识心理学从此建立在一个历史基础之上了。”（见《导论》第八章）荣格对这些神秘事物的极大兴趣甚至推崇与认同，应该与20世纪西方文化艺术当中理性主义衰微的总倾向联系起来看待。20世纪的各种理论，无论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或语言学从根本上说都是20世纪社会存在的产物，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使18世纪以来西方引以为骄傲的文明和理性遭到严重破坏和普遍怀疑。战后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随之出现的各种新潮进一步加剧了人的异化，这种

① 见席勒：《人本主义研究》第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杨杏佛：《宗教与人生》。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1页。

精神危机使西方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对客观的历史进程的信赖和对人性的期望，在现代西方许多思想家和作家那里似乎在逐渐消失。对常识、理性和客观真理本身的怀疑在非理性的形式当中表现出来。这种特点，在荣格对宗教、对神秘事物、对文学艺术的论述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荣格与他同时期的许多西方思想家一样，彻底放弃了白人优越，欧洲中心的观念，对欧洲以外的异域文化有着持久不衰的兴趣。荣格主张西方人重新认识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号召西方人在异域文化当中寻找自己的根。荣格一生在世界各地奔跑，考察和访问了当地的许多民族与部落，他说过，他心里明白，他是想悄悄地逃离开欧洲，去寻找已经失去的自我的灵魂。他把自己的体验和思想写进了《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一书。

作为精神病医生，荣格长期大量接触到人的各种精神病症和心理变态，在《导论》当中，我们可以读到弗尔达姆列举的许多例子。工业化社会的现代生活确实给西方人带来了种种心理失控与不平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哲学”忽视人，把人物化，人自身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人和自然（心与物或精神与物质）被割裂开来。人把自然看作自己的对立面，所以需要征服自然、驾驭自然——利用各种科学手段从自然夺取无限制的物质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却又产生出危及人自身存在的各种因素：生态环境的恶化、核战争威胁、能源枯竭等等。当今人类的危机从意识形态来说，直接导源于西方哲学物化人的理论偏向。在西方哲

学家当中，不少人发现了现代人类生活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危机，看到了它的严重性，提出了解决这个危机的各种哲学方案。荣格也是看到了这种现代危机的学者之一。如前所述，他除了认为人的心理平衡取决于天生的宗教功能的正确表达与本能表现之外，还寄希望于人的“整体性”，并拿印度教中的曼达拿来作象征，因为印度古代的智者和哲学家早已发现，并以肯定的语言表述过人的完美性。完美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自然或外在物质世界的关系，人是目的、物是手段，并服务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平等与相互关系，人不把他人看作手段，而是看作目的。印度哲学所说的这种完美性表达了对人的尊严的重视，把人置于物之上。除完美性外，荣格以曼达拿为象征的“整体性”还包括人的“个人化”，那就是成为一个“个人”，从抽象的群体当中脱身出来的具体的个人；成为一个“整体人”必须经由“个人化过程”。这些都可看作荣格企望人能够在技术时代生活而不致引起与传统的完全决裂和异化所提出的哲学方案。

从心理学方面来说，荣格的理论有许多可资鉴借的积极因素。例如他强调精神分析医生与患者的平等友善的关系，认为这种平等的人际关系使精神病医生的人格对病人的痊愈与否及痊愈的快慢变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心理治疗是建立在医生与病人这两个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上面的，这种关系才是主要的因素，在它的面前，理论啦、方法啦等等都变成第二位的了（见《导论》第五章“心理治疗”）。荣格还提醒教育者与为人父母者，要认识到无意识影响的一个结果是

他们的人格会在受教育者及子女的性格形成方面，产生出比任何一种说教都要大得多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身教胜于言教，由现代认识进一步证实了的古代智慧。如果学生和子女表现出“不适应”，教育者及父母应从自己的内心生活方面入手去认识许多东西，并由此吸取教训。要警惕，未曾认识到的影响要比认识到的影响危险得多，父母们重视自身的问题，子女们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导论》作者在系统介绍荣格心理学当中，也提出了要正确运用心理学知识的问题。她指出，不少人懂得了一点心理学就把他们的失败统统归结为童年时代曾经受到过的不良对待。她主张，与其为自己的怠惰与回避生活作辩护，不如把挫折本身看成为个性发展的起点。许多有成就的人就是战胜了童年的不幸与逆境成长起来的。他们把困难纳入自己的生活，变磨难为原动力和他们成就的基础。尤其对教育者，由于他们对未来一代有直接影响，便有最大必要具备面对生活、面对他们自己的健康态度。用荣格的话说，就是通过无意识的整合作用，首先成为一个整体人，然后才是一个教育者（见《导论》第七章，“心理学与教育”）。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荣格心理学导论》的作者芙里达·弗尔达姆（Frieda Fordham）是荣格的女弟子，伦敦分析心理学会会员，她也是一位开业的精神分析医生。由于作者是跟随荣格夫妇多年的学生，不仅对荣格的著作及思想、对荣格本人也十分了解，因而《导论》写得深入浅出、生动亲切，有较高的可读性。译者在比利时新卢汉大学留学期间，正是由于弗尔达姆这本小书，才对荣格那些充满神秘

色彩，晦涩难懂的论述产生了兴趣，也因此萌生了将此书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的愿望。

本书的第二部分《荣格谈基础心理学——C·G荣格与理查德·爱·伊万斯的一次讨论》由同名的著作译出。作者伊万斯是美国心理学家，著有多种心理学专著论文，曾获1971年美国心理学基金最高奖。原书作者谢辞、英文版序、未经分类的谈话原记录等项均未译出。我们把这本书经过分类的讨论记录放在《导论》的后面是为了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英美心理学界对荣格的看法。有趣的是，荣格在与伊万斯的讨论当中透露出对美国心理学界，进而对美国文化的不满。他用自己的外向性与内向性概念描述说：“美国具有地狱般可怕的外倾性，内向型的人是没有地位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从内部去观察世界。而其实，正是这赋予他尊严，赋予他确实性，特别是在今日世界前途仅为人类精神的细绳所维系的情况下。”在《讨论》的后一部分，荣格直言不讳地对伊万斯说：“你们美国在技术上是远远走在前面，但在心理和诸如此类的事情面前你们落后了足足50年，你们对此不理解，那是事实。我不想唐突你们，这是对你们的一种一般性的正确概括。你们未能察觉出这方面有着什么，对许多东西人们还一无所知。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哲学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无意识，他以为那是一种幽灵。任何说我是神秘主义者的人都不过是白痴。他恰恰对心理学的基本词汇缺乏理解。”这一番颇带情绪的话语，更让我们看出荣格心理学承继着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辨传统，人文主义的传统，又带着瑞士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的宗教色彩。因而本书的这两部分，放在

一起，互相补益，可使读者能对这位深刻、复杂而对现代西方文化有广泛影响的人物的学说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近年来他在西方的评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导论》由1979年法国伊马哥 (Imago) 丛书法译本译出，原书难词表及荣格著作法译本总览已作为附录译出，原书名词索引因考虑到书的篇幅不多，查找并不困难故而略去。本书的两个译者诚恳希望学术界及读者提出指正。

刘 韵 涵

1987年5月于昆明

C·G·荣格博士序言

芙里达·弗尔达姆承担了一项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甚为不易的工作。她要对我的各种研究意图作一番清楚明了的概述，以便以一种宽容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由于我不能断言，说我已经获得某种精确的理论，足以对心理现象复杂的总体，或者，只对其大部分作出解释。于是我的著作组成了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有目的有步骤的研究活动，或者，还可以说构成了围绕未知因素的迂回盘旋。用一种清楚而又简单的方法提出我的思想，目的在使它不再艰深难懂。此外，我个人始终觉得，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心理的问题不是在医生的门诊室里才被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在这以前，在广阔的世界和在历史的深处，它早已被揭示出来了。涉及到心理表现，医生们所观察到的，只组成心理世界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它经常被曲解，首先由于受病理学条件的限制。我始终坚信，人们只能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心理的确切形象。然而，这样一种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如下事实：我们免不了要大量堆积供比较用的材料，这就会把未入门者弄得晕头转向，走失在比较的迷宫里面。

如果作者以精确的理论为出发点，以完善的确定了的综合情况为出发点，他的任务会要简单易行得多。这些综合情

况，在普通心理学的大范围里删削了所有无关的题外话。不过，对我来说，普通心理学似乎为判断病理现象提供了唯一的基础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好象解剖学和普通生理学对它们所涉及的病理学表现是不可分割的先决条件一样。人体解剖学是漫长的进化过程的结果，同样，现代人类心理学也要从属于它们的历史根源，而且，我们只有从现代人类学的不同人种学出发，才能够评估它。由此，可以说，我的著作基于这一观点，造成了会使读者的注意误入歧途的许多种可能性。

尽管存在这么多或多或少有问题的东西，这本《导论》的作者，还是成功地从所有可能作出不够准确的解释的暗礁之中绕了出来。作者用一种简洁明了，令人满意的表述，把我的心理学著作的主要方面介绍出来了。我本人，对这项值得称道的工作十分感激。

卡尔·居斯塔夫·荣格

于库兹纳奇—苏黎士 1952年9月

作者序

自从我写的《荣格心理学导论》于1953年首次出版以来，又有许多新的材料问世：好几本荣格的书翻译成了英文^①，而其他几种很新的以心理学为主题的书也出版了，此外还有一本题名为《我的生活、回忆、梦及思想》的半自传也出版了。

由此可以想见，我很希望对这本《荣格心理学导论》作出修改，并使之出版。出于多种原因，我对这项工作并没有作太多准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曾经和荣格教授及夫人一道整理一批原始手稿，进行过他们所希望的修改，整理的最后结果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

要用明白通晓的语汇来对一种思想进行浓缩和介绍，而又不至于歪曲它，这是相当困难的。在这当中，有几本与《阿依翁》^②和《神秘的意识》同等重要的新书，我不愿意未征得荣格教授的允许而进行简述，即便这种简述对于普及他的著作是有好处的。

① 荣格的著作用德文写成。——译者注。

② 见《荣格全集》(Gesammelte werke, 由苏黎士 Rascher 出版，后由 Walter, Olten 1964 年续完。